



纵横大地专访： 诗人王性初 “婉约朦胧 水样春愁”

王性初简介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福建省作家协会副秘书长。高中时就开始写诗，念大学时开始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诗歌、散文、散文诗和诗歌评论。其诗歌与儿童文学作品曾分别获得福建省优秀文学作品奖。出版过诗集《独木舟》、《月亮的青春期》、《王性初短诗选（中英对照）》、《孤之旅》。散文集《蝶殇》。

旅居美国旧金山后，在大陆、香港、台湾和美国继续发表了许多诗作。除写诗之外，他还先后分别在美国的华文报纸及香港和大陆等地的数家报纸上辟有专栏，并曾获得美国著名专栏作家Herb Caen的评介。诗歌作品被膺选镌刻在现旧金山华端口图书馆。现任美国《中外论坛》杂志总编辑、中国冰心研究会副会长。

在诗集《独木舟》中，曾经写道：“所有的人都离开这个码头匆匆又匆匆/ 说是去远方淘金去实现生命的诺言/ 好吧目送一个个岁月瀑布似的岁月/ 别忘了那只小舟有一颗漂泊的心。”没想到若干年后，这只独木舟居然飘洋过海，来到了美国，当初送给友人的诗句，却成了自己的写照。

王性初主要作品介绍

1988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第一本诗集《独木舟》，中国著名作家郭风老师给诗集写了序。1998年，由著名诗人纪弦先生作序、台湾文史哲出版社出版诗集《月亮的青春期》。2003年由香港银河出版社出版《王性初短诗选（中英对照）》。2005年由著名评论家刘登翰先生以及作家哈雷先生作序、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诗集《孤之旅》。2003年，由美国华文作家李硕儒，中国著名评论家孙绍振、林焱先生作序，美国北极光出版社出版散文集《蝶殇》。



王性初采访

小平：王性初先生，你好，首先感谢您接受大地的采访（www.Cross-Land.net）。早在许多诗歌网站上读到过您的作品，久仰您的大名，今天得到你的允许采访你，把你介绍给大地的写手，真是倍感荣幸。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的？你對自己最满意的作品是什么？

王性初：写诗？很久了。记得好像是念高中的时候，春游。对，是春游。老师带出去，听老百姓介绍当地的民情风俗，讲了一个渔民出海打鱼的故事，他的妻子天天盼望自己的丈夫回来。结果盼呀盼呀，仍旧不见船影。妻子还是每天哭成泪人，死后，她的躯体化成了一座塔。而丈夫并没有死，一天回来，远远看见一座塔，以为走错了地方，掉转船头，一去不复返了。我根据这个民间故事，写了首很长的叙事诗——《望夫塔》。其实，那时的年纪，情窦浑沌，根本不知爱情为何物，居然写这么个爱情故事（浅薄啊好笑哟）。后来，在一个晚会上，由同班的一位女同学登台朗诵。都是高中生，她居然朗诵得掉下眼泪，大家也莫名其妙地跟着感动一番。当然，当时还写了一些其它什么诗，已经记不起来了。满意的作品？没有。至今没有写出来，以后也写不出。瞧我这德行，怎么会写得出满意的作品？

小平：有评论说你的诗散发着“婉约朦胧，水样春愁”，比如《月亮的青春期》比如《翠绿的召唤》。可以谈谈你是怎样保持这份诗情和诗心的？

王性初：我的一位老朋友，著名老诗人蔡其矫跟我提起他的诗，他说：他的每首爱情诗，都有特定的对象。是写给某一个人，但又不是仅仅写给一个人的。《翠绿的召唤》，是写给一位女友（那天，她刚好身穿绿衣），然而，又是表达一股更广泛的离情，因为不管是亲朋还是好友，总有相聚与分离。诗，是不太正常心理状态下的一种流露与发泄。一正常，诗就逃得无影无踪了。

小平：谈谈对你影响最大的都哪些诗人或作品，你在诗歌中倾注最多的是什么？

王性初：似乎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的诗人与作品，引起自己的喜好。有段时间特别喜欢唐诗宋词元曲；有段时间又对浪漫派诗人情有独钟；有段时间对朦胧诗的几位诗友尤其关注；有段时间对后现代诗歌爱不释手。所以，很难说受谁的影响最大。比较杂。也许，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诗歌朗诵，也喜欢音乐，因此在写诗的时候，不知不觉，诗的音韵与节奏也就融进了诗句之中了。

小平：诗歌以及诗人最近一些年来境遇不是很好，您是如何看待的？尤其近年来许多诗人都开始“改行”，比如芒克开始卖画，舒婷也已经“不写诗好几年了，在家做家庭妇女。”张小波成功的经营了一家图书公司，你对此如此看待？

王性初：一辈子只写诗的诗人，可贵，可敬。但不容易。也不可苛求诗人只能写诗，不写其它别的。不管是诗人还是作家，应该说，他爱写什么就写什么，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到了有一天，写不出东西来，却缺乏自知之明，都还在那儿硬撑，没有必要，可悲，惨。

小平：林莽在一篇散文中写到，他去会见芒克的时候“室内寂静，一种感伤突然慑住了我们。真想回到那些孤独而忧伤的插队生活中去。这种情感的冲动同时让我们的眼中浸满了泪水。”同时他也激情澎湃的回忆，“那时的诗歌朗诵会常在工人体育馆开，几千人同时参加，热烈的场面，就像现在的演唱会一样。”您觉得是否当代人缺乏了上代人的激情，像这种关于诗歌的“几千人参加的热烈场面”还会再重现吗？

王性初：哎呀，什么事都有风光的时候，也有落寞的光景，没有不散的宴席。掌声响起之日，正是落幕下台之时。孤独是正常的，喧哗是短暂的；老是沉浸在激起情澎湃的场面中，非得神经病不可。当然，几千人参加的热烈场面看起来很爽，很爽，不一定就能写出好诗。诗歌太受人抬举是不正常的，但总有人喜欢诗，管他多与少，你写就是了。为掌声、为金钱而写诗，恐怕写不出真货；为爱，为情而写的一些诗，可能有点意思。

小平：您觉得诗歌怎样和生活区分开来，或者融为一体。像莽汉主义诗歌代表人物李亚伟曾经这样说过“我把诗歌和物质生活分得很清楚，生活是最重要的，诗歌是精神的，但生活得差也会影响诗。”您是怎么看的？但指望诗人发表诗歌的稿费去获得生存的诗人是少之又少的，对此，你是否觉得诗歌应该属于生活的附属品，或说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王性初：诗与生活，若即若离。写诗与生活（比如：病、穷、玩、恋等等），当然不能说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我觉得写诗与心情密不可分。没有写诗的心情，不管生活如何，都没有诗。心情是诗的子宫，诗在心情的子宫里面孕育。有时是正常分娩，有时早产，有时难产，有时甚至流产，当然也有怪胎。痛苦的心情会有诗，快乐的心情会有诗。不过，我觉得逆境时的心情，这个子宫比较容易让诗怀孕。太顺了，环境太好了，反而会患诗的不孕症。要指望靠诗歌稿费生存？没门，至少是我，若靠发表诗歌过日子，早已死翘翘了。

小平：现在诗歌相对其他文体，显得很难发表，很多出版商也感慨地说：“出诗集肯定是要赔钱的”，这样的—个诗歌“市场”，您觉得怎样才能有所改善？是否还要告诫那么多诗人要“怀着正直的悲伤”笔耕不辍？

王性初：这是没有办法的。总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去写小说，都去写有卖点的赚钱的小说。命运注定有人靠写赚钱的东西发了财，有人却一辈子贫困。这是文学的生态平衡。

小平：你觉得你的诗歌的最大特点是什么？你对一些另类诗人及他们的诗作怎么看？比如一些垃圾诗歌或下半身写作，持何态度？

王性初：要我自己来评论自家诗歌的特点？真还说不来。我一直用“生态平衡”这个观点来看文坛、看诗坛。即各种诗歌流派都有其生存的空间。大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破坏了这个生态平衡，用强制的行政命令的手段，推行某一类主题、某一种形式的文学作品，比如要写歌功颂德的主旋律，或是抵制某种形式的作品。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诗歌的评论：《自助餐：诗坛的比喻》，将它附在篇末，从中表达了我的一点浅见。

小平：你觉得怎样定义当代“中国先锋诗人”，你觉得你属于这个范畴吗？请您简单谈谈目前华文诗人受到的一些外来影响。很多人指责当代的许多诗人盲目模仿西方当代诗歌，用汉语写西诗，在贬低民族传统，你对此如何看待？你觉得西语对中国现代诗歌的语言影响什么？这个影响和我们的民族传统的冲击是什么？

王性初：我真不知道自己属哪个范畴。有点“不古不今”、“不先不后”，有朋友说，我的诗，不朦胧又有点朦胧，不传统又带点传统。写的时候的确什么都没想，就写了。写了以后，就放在那儿，过段时间拿出来看看，再改改。很奇怪，除了诗歌，写其它东西一律用计算机，在计算机上写，在计算机上改。唯独写诗，必需先用笔写好，再输入计算机，然后储存，然后在计算机上改。为何会如此？没有答案。中国的诗歌，不管是格律诗还是现代诗，当然要用中文写。诗人非马，因为英文好，一首诗，他可以用中英文来表达。但是，我怀疑，两种语言的味道、意境、韵味以及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两种语言是否可以真正地互通。不是有人曾说过：诗是不可翻译的。我信。

小平：多年海外的生活，你觉得美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对你的诗歌创作最直接影响是什么？

王性初：现在还很难量化出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对自己的创作有多大的直接影响。我觉得对写散文随笔影响可能会多些。但我到美国后写的一些诗，其实，多少还是会触及到西方的文化与意识形态。比如写同性恋的，写流浪汉的，写暴力的，等等。但这种影响是不自觉的，无形的。就像你吸惯了这里的空气，喝惯了这里的清水，到了别处，又有一个从新适应的过程。弄不好，还会感到不适，以至水土不服，生些病痛。

小平：除了写新诗，你也写格律诗吗？你觉得今人写古诗还有可能超越古人吗？特别在语言上和意境上，你觉得今人写古诗的意义是什么？

王性初：格律诗？想写，但写不来。最近朋友告诉我，有一个专门写作格律诗的软件，叫「稻香村造诗机」。输进一定程序，按一下按钮，啪啪啪，就跳出好

几首电子格律诗来，好玩极了，想试试。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怎么比？当代的苹果与西瓜都不好比，更遑论拿两千年前的西瓜与二十一世纪的苹果来对比了。今人写古诗，喜欢写就写去。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不管写什么诗，都没有什么意义，别把写诗看得太伟大，太崇高！那样会害死人。

小平：中国古典诗歌有几千年的历史，有许多新派写手试图尝试一种不一样的东西，但他们的作品仍然带有浓重的古典浪漫主义色彩，你觉得新诗的写作有必要特别传承传统吗？或者干脆摒弃传统？

王性初：各种文学的营养都应吸收。古典的，现代的，中国的，西方的。其实，不承认传统的本身，就已经继承了传统。写诗的，何必管那么多？有时，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传统，已经不知不觉地继承了。因为它已经溶入你的DNA中了。

小平：你觉得诗人的气质是什么？你对“诗人总是孤独中的言者”有何看法，你觉得自己作为一个诗人，尤其在诗歌创作的过程中，常常有孤独感吗？

王性初：我不懂得自己有没有所谓的“诗人气质”。只是有时，对有些人与事看不惯，就爆发了。此时，就有人原谅了我，说：他是写诗的，算了，饶了他吧。至于孤独嘛，巧！我的第一本诗集叫《独木舟》，去年又出了一本诗集，叫《孤之旅》。瞧，这不刚好是“孤独”吗？这种孤独，不是说你没有亲人，没有朋友，也不是说你很“孤僻”，不合群，孤家寡人一个；或是“清高”、“傲慢”、“群众关系坏”。不是，这种孤独感是心灵的孤独。是灵魂上的漂泊感。诗一旦憩息在孤独的心岛上，就比较清澈，少了些铜臭味。即使发表不了，也比那些歌功颂德的宫廷诗、应景诗，来得高尚，来得有生命力些。

小平：知道你在《美华文学》和《中外论坛》做主编，可否就此谈一谈？特别是，这两个刊物是否给诗歌创作者尤其是新人提供了怎样的空间？

王性初：先坦白一下，我现在是《中外论坛》的主编。非常抱歉《中外论坛》只是综合性的双月刊。他一般不发表纯文学作品，是一份“泛文化”类的中文杂志。

小平：你还有什么需要和大地网友们分享的？什么都可以。你可否介绍我们认识其它的作家诗人以供采访，以便大地的网友有所了解和学习。

王性初：我觉得，网络诗歌是时代发展的趋势。在手机上以短信的形式发诗歌，是个很广阔的天地。旧金山湾区写诗的朋友，我认识得不多。有位诗友叫老南，遗憾的是他已经离开了我们。另外，纪弦老先生是我最崇拜的老诗人。程宝林、刘荒田等诗友，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就，让寂寞的诗坛，有了同行的身影。

小平：非常感谢王性初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